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 第二十一回 背履歷庫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

話說上回回末，正敘雯青闖出外房，忽然狂叫一聲，栽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想讀書的讀到這裡，必道是篇終特起奇峰，要惹起讀者急觀下文的觀念。這原是文人的狡獪，小說家常例，無足為怪。但在下這部《孽海花》，卻不同別的小說，空中樓閣，可以隨意起滅，逞筆翻騰，一句假不來，一語慌不得，只能將文機御事實，不能把事實起文情。所以當日雯青的忽然栽倒，其中自有一段天理人情，不得不載倒的緣故，玄妙機關，做書的此時也不便道破，只好就事直敘下去，看是如何。閑言少表。且說雯青一跤倒栽下去，一頭正碰在內房門上，崩的一聲，震得頂格上簷塵都索索地落下來。當那兒，恰好彩雲在外房醉妃榻上聽見了，早嚇得魂飛天外，連忙慢慢地爬起來。這真是婦人家的苦處，要急急不來：裹了腳，又要繫帶；繫了帶，還要扣鈕；理理髮，刷刷鬢，亂了好一會子。又望外張了張，老媽丫頭可巧一個影兒都沒有，這纔三腳兩步搶到雯青栽倒的地方，只見雯青還是口開眼直，面色鐵青。彩雲只得蹲身下去，一手輕輕把雯青的頭抱起，就勢坐在門限上；一手替他在背上捶拍，嘴裡顫聲叫道：「老爺醒來！老爺快醒來！」拍叫了好一會子，纔見雯青眼兒動了，嘴兒閉了，臉兒轉了白了，啞的一聲，淋漓瀉瀉噴了彩雲一袖子都是粘痰。彩雲不敢怠慢，只顧揉胸捶背，卻見雯青兩眼惡狠狠地盯著彩雲，還說不出話來，勉強掙起一手，抖索索地指著窗外。彩雲正沒擺布，忽聽得外邊嘻嘻哈哈來了一群老媽丫頭。彩雲忙喊道：「你們快些來，老爺跌了跤，快來幫我扶一扶！」兩個老媽、一個丫頭見此光景，倒吃了一驚，也不解是何緣故，只得七手八腳擁上前來。彩雲捧定了頭頸，老媽托了腰，丫頭抱了腳，安穩穩擡到房裡床上。彩雲隨手墊好了枕頭，蓋好了被窩，掖嚴了，就吩咐老婆子不許聲張，且去弄碗熱熱兒的茶來。

老媽答應出去，彩雲先放下帳子，自己挨身坐在床沿上，伸進頭來，想再給雯青揉拍。誰知雯青原是氣急攻心，一時昏絕，揉拍一會，早已醒得清清楚楚。彩雲伸進手去，還未著身，卻被雯青用力一推，就嘆口氣道：「免勞吧，我今兒個認得你了！」彩雲知道雯青正在氣頭上，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開，也就低頭不語，氣兒也不通。滿房靜悄悄地，只有帳中的微嘆聲和帳外小丫頭的呼吸聲，一遞一答。老媽捧進茶來，也不敢聲喊，輕輕走到床邊，遞給彩雲。彩雲接了，雙手捧進帳中湊到雯青肩邊，低聲下氣地道：「老爺，喝點熱……」這話未了，不防雯青伸手一攔，彩雲一個手鬆，連碗帶茶熱騰騰地全潑在褥子上。彩雲趁勢一扭身，鼻子裡啞啞地冷笑了幾聲，搶起空杯，就望桌子上一摔。雯青見彩雲倒也生了氣，就忍不住也冷笑道：「奇了，到這會兒，你還使性給誰看！你的破綻，今兒全落在我眼裡，難道你還有理嗎？」雯青說罷話，只把眼兒覷定彩雲，看她怎麼樣。誰知彩雲倒毫不怕懼，只管仰著臉剔牙兒，笑微微地道：「話可不差。我的破綻老爺今天都知道了，我是沒有話說的了。可是我倒要問聲老爺，我到底算老爺的正妻呢，還是姨娘？」雯青道：「正妻便怎麼樣？」彩雲忙接口道：「我是正妻，今天出了你的醜，壞了你的門風，叫你從此做不成人、說不響話，那也沒有別的，就請你賜一把刀，賞一條繩，殺呀，勒呀，但憑老爺處置，我死不皺眉。」雯青道：「姨娘呢？」彩雲搖著頭道：「那可又是一說。你們看著姨娘本不過是個玩意兒，好的時抱在懷裡、放在膝上，寶呀貝呀的捧；一不好，趕出的，發配的，送人的，道兒多著呢！就講我，算你待我好點兒，我的性情，你該知道了；我的出身，你該明白了。當初討我時候，就沒有指望我什麼三從四德、七貞九烈，這會兒做出點兒不如你意的事情，也沒什麼稀罕。你要顧著後半世快樂，留個貼心伏侍的人，離不了我！那翻江倒海，只好憑我去幹！要不然，看我伺候你幾年的情分，放我一條生路，我不過壞了自己罷了，沒干礙你金大人什麼事。這麼說，我就不必死，也犯不著死。若說要我改邪歸正，阿呀！江山可改，本性難移。老實說，只怕你也沒有叫我死心塌地守著你的本事嘍！」說罷了，只是嘻嘻地笑。

雯青初不料彩雲說出這套潑辣的話，句句刺心，字字見血，心裡熱一陣冷一陣，面上紅一回白一回。正盤算回答的話，忽聽丫頭喊道：「太太來了。」簾子響處，張夫人就跨進房來，嘴裡說道：「怎麼，老爺跌了？」彩雲忙站起迎接。張夫人就掀起帳子問道：「跌壞了嗎？」雯青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不過失腳跌一下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張夫人道：「剛纔門上來回，匡次芳要來見你，說是他新任放了日本出使大臣，國書已領，立刻就要回南，預備放洋，特地來辭行的。我想次芳是你至好，想請他到裡頭來，正要來問你一聲，老媽們來說你跌壞了。我嚇得不得了，就叫他們回絕了，自己一徑來此。」雯青道：「原來次芳得了日本欽差，倒也罷了。這事是誰進來的？」張夫人道：「金升。」雯青道：「看見阿福沒有？」張夫人笑道：「阿福肯管這些事，那倒好了。」雯青點點頭：「這小仔學壞了，用不得了。」於是夫妻兩人你言我語，無非又談些家常，不必多述。

如今且說錢唐卿從雯青處出來，因想潘尚書連日請假，未知是否真病，不如出城去看看，一來探病，二來商量雯青的事情，回城時再到龔尚書那裡坐坐，也不為晚。主意打定，就吩咐車夫向南城而來。不多一會到了潘府門前，親隨遞進帖兒，就見一個老人家走到車旁，回道：「家主大前兒衙口回來，忽得了病，三日連燒不退，醫生說是傷寒重症，這會兒裡頭正亂著哩！只好擋大人駕了。」唐卿愕然道：「這樣重嗎？我簡直不知道，那麼礙不礙呢？」老人家皺了眉道：「難說，難說，肝風都動了！」唐卿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也不便驚動了。」便叫改轍回城，順道去謁龔老。一路行來，唐卿在車中無事，想著潘尚書是當代宗師，萬流景仰的，倘有不測，關係非輕哩！因潘尚書病在垂危，又想到朝中諸大老沒有個擔當大事的人物，從前經過大難的老敬王爺又不能出來，其餘旗人養尊處優，更不必說了。就是滿人裡頭，除了潘公，樞廷只有高理惺，部臣只有龔和甫，是肯任事的正人。但高中堂意氣用事，見理不明；龔尚書世故太深，遇事寡斷；他如吏部尚書祖鍾武貌恭心險；協揆余同外正內貪：都是亂國有餘，治國不足的人。若說我們同班裡，自然要算莊煥英是獨一的奇材了。餘外余雄義、繆仲恩、俞書屏、呂旦聞，這些人不過備員畫諾罷了。擺著那些七零八落的人才，要支撐這個內憂外患的天下，越想越覺危險。而且近來賄略彰聞，苞苴不絕。裡頭呢，親近弄臣，移天換日；外頭呢，少年王公，顛波作浪，不曉得要鬧成什麼世界哩！可惜莊俞樵一班清流黨，如今攢斥的攢斥，老死的老死了。若然他們在此，斷不會無忌憚到這步田地！唐卿想到這裡，又不免提起從前莊壽香、何廷齋、顧肇廷一班舊友來，當時盛會，何等熱鬧。如今壽香撫楚，廷齋撫粵，肇廷陳臬於閩，各守封疆，雖道身榮名顯，然要再求昔日盍簪之盛，不可得了。

原來從南城到龔尚書府第，兩邊距離差不多有七八里，唐卿一頭走，只管一路想，忘其所以，倒也不覺路遠。忽然擡起頭來，方曉得已到龔府前了，只見門口先停著一輛華煥的大鞍車，駕著高頭黑驃兒，兩匹跟馬，一色烏光可鑿；兩個俊僕站在車旁，扶下一個紅頂花翎、紫臉烏鬚的官兒，看他下車累贅，知道新從外來的。端相面貌，似乎也認得，不過想不起是誰。見他一來，徑到門房，拉著一個門公噉噉喉嚨，不知叨登些什麼。說完後，四面張一張，偷偷兒遞過一個又大又沉的紅封兒。那門公倒毫不在意地接了，正要說話，回頭忽見唐卿的親隨，連忙丟下那官兒，搶步到唐卿車旁道：「主人剛下來，還沒見客哩！大人要見，就請進去。」唐卿點頭下車，隨著那門公，曲曲折折，領進一座小小花園裡。只見那園裡竹聲松影，幽邃無塵，從一條石徑，穿到一間四面玻璃的花廳上。看那花廳庭中，左邊一座茅亭，籠著兩只雪袂玄裳的仙鶴，正在好裡刷翎理鬚；右邊一只大綠瓷缸，滿滿的清泉，養著一對玉身紅眼的小龜，也在那裡呷波藻。廳內插架牙籤，又竿錦軸，陳設得精雅絕倫。唐卿步進廳來，那門公說聲：「請大人且坐一坐。」說罷，轉身去了。磨蹭了好半天，纔聽見靴聲橐橐，自遠而近，接著連聲嘆息，很懊惱地說道：「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得了潘大人的信兒，心裡正不耐煩，誰願意見生客！」一人答道：「小的知道。原不敢回，無奈他給錢大人一塊兒來，不好請一個，擋一個。」就聽見低低地吩咐道：「見了錢大人再說吧！」說話時，已到廊下。唐卿遠遠望見龔尚書便衣朱履，緩步而來，連忙搶出門來，叫聲「老師」，作下揖去。龔尚書還禮不迭，招著手道：「呵呀，老弟！快請裡頭坐，你打哪兒來？伯瀛的事，知道沒有？」唐卿愕然道：「潘老夫子怎麼了？」尚書道：「老友長別了，纔來報哩！」唐卿道：「這從哪裡說起！門生剛從那裡來，只知病重，還沒出事哩！」言次，賓主坐定，各各悲嘆了一回。尚書又問起雯青的病情。唐卿道：「病是好了，就為帕米爾一事著急得很，知道老師替他彌縫，萬分感激哩！」因把剛纔商量政書薛淑雲、許祝雲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尚書道：「這事只要許祝雲在

俄盡力伸辯，又得淑雲在英暗為聲援，拚著國家吃些小虧，沒有不了的事。現在國家又派出工部郎中楊誼柱，號叫越常的，專管帕米爾勘界事務，不日就要前往。好在越常和袁尚秋是至好，可以托他通融通融，更妥當了。」唐卿道：「全仗老師維持！否則這一紙地圖，竟要斷送愛青了！」尚書道：「老夫聽說這幅地圖，愛青出了重價在一外國人手裡買來的，即便印刷呈送，未免魯莽。愛青一生精研西北地理，不料得此結果，真是可嘆！但平心而論，總是書生無心之過罷了。可笑那班個人，抓住人家一點差處，便想興波作浪。其實只為愛青人品還算清正些，就容不住他了。咳，宦海嶮巇！老弟，我與你都不能無戒心了！」唐卿道：「老師的話，正是當今確論。門生聽說，近來顯要頗有外開門戶、內事逢迎的人物。最奇怪的，竟有人到上海採辦東西洋奇巧玩具運進京來，專備召對時候或揣在懷裡，或藏在袖中，隨便進呈。又有外來官員，帶著□萬、二□萬銀子，特來找尋門路的。市上有兩句童謠道：『

若要頂兒紅，麻加刺廟拜公公。

若要通王府，後門洞裡估衣鋪。』

老師聽見過嗎？」尚書道：「有這事嗎？麻加刺廟，想就是東華門內的古廟。那個地方本來是內監聚集之所。估衣鋪，又是什麼講究呢？」唐卿道：「如今後門估衣鋪的勢派大著哩！有什麼富興呀、聚興呀，掌櫃的多半是藍頂花翎、華車寶馬，專包攬王府四季衣服，出入邸第，消息比咱們還靈呢！」尚書聽到這裡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似的，湊近唐卿低低道：「老弟說到這裡，我倒想起一件可喜的事告訴你呢！足見當今皇上的英明，可以一息外面浮言了。」唐卿道：「什麼事呢？」尚書道：「你看見今天宮門抄上，載有東邊道余敏，不勝監司之任，著降三級調用的一條旨意嗎？」唐卿道：「看可看見，正不明白為何有這嚴旨呢？」

尚書道：「別忙，我且把今早的事情告訴你。今天戶部值日，我老早就到六部朝房裡。天纔亮，剛望見五鳳樓上的琉璃瓦，亮晶晶映出太陽光來，從午門起到乾清門，一路白石橋欄，綠雲草地，還是滑鞦鞦、濕汪汪帶著曉霧哩！這當兒裡，軍機起兒下來了，叫到外起兒，知道頭一個就是東邊道余敏。此人我本不認得，可有點風聞，所以倒留神看著。曉色朦朧裡頭，只見他頂紅翎翠，面方耳闊，昂昂地在廊下走過來。前後左右，簇擁著多少蘇拉小監蜂圍蝶繞的一大圍，吵吵嚷嚷，有的說：『余大人，您來了。今兒頭一起就叫您，佛爺的恩典大著哩！說不定幾天兒，咱們就要伺候您陸見呢！』有人說：『余大人，您別忘了我！連大叔面前，煩您提拔提拔，您的話比符還靈呢！』看這余敏，一面給這些蘇拉小監應酬；一面歷歷碌碌碰上那些內務府的人員，隨路請安，風風芒芒地進去。趕進去了不上一個鐘頭，忽然的就出來了。出來時的樣兒可大變了：帽兒歪料，翎兒搭拉，滿臉光油油盡是汗，兩手替換地揩抹，低著頭有氣沒氣的一個人只望前走。蘇拉也不跟了，小監也不見了。只聽他走過處，背後就有多少人比手劃腳低低講道：『余敏上去碰了，大碰了。』我看著情形詫異，正在不解，沒多會兒，就有人傳說，已經下了這道降調的上諭了。」唐卿道：「這倒稀罕，老師知道他碰的緣故嗎？」尚書那一擲身體，靠緊炕幾，差不多附著唐卿的耳邊低聲道：「當時大家也摸不透，知道的又不肯說。後來找著一個小內監，常來送上頭節賞的，是個傻小仔，他倒說得詳細。」唐卿道：「他怎麼說呢？」尚書道：「他說，這位余大人是總管連公公的好朋友，聽說這個缺就是連公公替他謀幹的。知道今天召見是個緊要關頭，他老人家特地扔了園裡的差使，自己跑來招呼一切，儀制說話都是連公公親口教導過的。剛纔在這裡走過時候，就是在連公公屋裡講習儀制出來，從這裡一直上去，到了養心殿，揭起氈簾，踏上了天顏咫尺的地方。那余大人就按著向來召對的規矩，摘帽，碰頭，請了老佛爺的聖安，又請了佛爺的聖安，端端正正把一手戴好帽兒，跪上離軍機墊一二尺遠的窩兒。這余大人心裡很得意，沒有拉什麼禮、失什麼儀，還了旗下的門面，總該討上頭的好，可出鬧個召對稱旨的榮耀了。正在眼對著鼻子，靜聽上頭的問題預備對付，誰知這回佛爺只略問了幾句照例的話，兜頭倒問道：『你讀過書沒有？』那余大人出其不意，只得勉勉強強答道：『讀過。』佛爺道：『你既讀過書，那總會寫字了。』余大人愣了一愣，低低答應個『會』字。這當兒裡，忽然御案上拍的擲下兩件東西來，就聽佛爺吩咐道：『你把自己履歷寫上來。』余大人睜眼一看，原來是紙筆，不偏不倚，掉在他跪的地方。頭裡余大人應對時候，口齒清楚，氣度從容，著實來得；就從奉了寫履歷的旨意，好象得了斬絞的處分似的，頓時面白目瞪口呆，拾了筆，鋪上紙，俄延了好一會。只看他鼻尖上的汗珠兒，一滴一滴地滾下，卻不見他紙頭上的黑道兒，一畫一畫地現出，足足挨了兩三分鐘光景。佛爺道：『你既寫不出漢字，我們國書總沒有忘吧？就寫國書也好！』可憐余大人自出娘胎沒有見過字的面兒，拿著枝筆，還彷彿外國人吃中國飯，一把抓的捏著筷兒，橫豎不得勁兒，哪裡曉得什麼漢字國書呢？這麼著，佛爺就冷笑了兩聲，很嚴厲地喝道：『下去吧，還當你的庫丁去吧！』余大人正急得沒河可鑽，得這一聲，就爬著謝了恩，抱頭鼠竄地逃了下來。」

唐卿聽到這裡，□分詫異道：「這余敏真好大膽！一字不識就想欺蒙朝廷，濫充要職。僅與降調，還是聖恩浩大哩！不過聖上叫他去當庫丁，又有什麼道理呢？」龔尚書笑著：「我先也不懂。後來纔知，這余敏原是三庫上銀庫裡的庫丁出身。老弟，你也當過三庫差使，這庫丁的歷史大概知道的吧！」唐卿道：「那倒不詳細。只知道那些庫丁謀幹庫缺，沒一個不是貝子貝勒給他們遞條子說人情的。那庫缺有多大好處？值得那些大帽子起哄，正是不解？」龔尚書道：「說來可笑也可氣！那班王公貴人雖然身居顯爵，卻都沒有恆產的，國家各省收來的庫帑，彷彿就是他們世傳的田莊。這些庫丁就是他們田莊的仔種，薦成了一個庫丁，那就是田莊裡下了仔種了。下得一粒好仔種，□萬百萬的收成，年年享用，怎麼不叫他們不起哄呢！」唐卿道：「一樣庫丁，怎麼還有好歹呢？」尚書道：「庫丁的等級多著哩！尋常庫丁，不過逐日來帶些出來，是有限的。總要升到了秤長，這纔大權在握，一出一入操縱自如哩！」唐卿道：「那些王公們既靠著國庫做家產，自然要拚命地去謀幹了。這庫丁替人作嫁，辛辛苦苦，冒著這麼大的險，又圖什麼呢？」尚書道：「當庫丁的，都是著名混混兒。他們認定一兩個王公做靠主，謀得了庫缺，庫裡偷盜出來的賊銀，就把六成獻給靠主，餘下四成，還要分給他們同黨的兄弟們。若然分拆不公，盡有滿載歸來，半路上要劫去的哩！」唐卿道：「庫上盤查很嚴，常見庫丁進庫，都把自己衣服剝得精光，換穿庫衣，那衣褲是單層粗布製的，緊緊裹在身上，哪裡能夾帶東西呢？」尚書笑道：「大凡防弊的章程愈嚴密，那作弊的法子愈巧妙，這是一定的公理。庫丁既知道庫衣萬難夾帶，千思萬想，就把身上的糞門，製造成一個絕妙的藏金窟了。但聽說造成這窟，也須投名師，下苦工，一二年方能應用。頭等金窟，有容得了三百紋銀的。各省銀式不同，元寶元絲都不很合式，最好是江西省解來的，全是橢圓式，蒙上薄布，塗滿白蠟，盡多裝得下。然出庫時候，照章要拍手跳出庫門，一不留神，就要脫穎而出。他們有個口號，就叫做『下蛋』。庫丁一下蛋，斬絞流徙，就難說了。老弟，你想可笑不可笑？可恨不可恨呢？」唐卿道：「有這等事。難道那余敏，真是這個出身嗎？」尚書道：「可不是。他就當了三年秤長，扒起了百萬家私，捐了個戶部郎中，後來不知道怎麼樣的改了道員。這東邊道一出缺，忽然放了他，原是很詫異的。到底狗苟蠅營，依然逃不了聖明燭照，這不是一件極可喜的事嗎？」唐卿正想發議，忽瞥眼望見剛纔那門公手裡拿著一個手本，一晃一晃地站在廊下窗口，尚書也常常回頭去看他。唐卿知道有客等見，不便久談，只得起身告辭。尚書還虛留了一句，然後殷勤送出大門。

不言唐卿出了龔府，去托袁尚秋疏通楊越常的事。且說龔尚書送客進來，那門公便一徑揚帖前導，直向外花廳走去。尚書且走且問道：「誰陪著客呢？不是大老爺嗎？」門公道：「不，大老爺早出門了！」這話未了，尚書已到花廳廊下，忽覺眼前晃亮，就望見玻璃裡炕床下首，坐著個美少年，頭戴一頂雙嵌綠烏絨紅結西瓜帽，上面釘著顆水銀青光精圓大額珠，下面托著塊五色貓兒眼，背後拖著根烏如漆光如鏡三股大鬆辮，身上穿件雨過天青大牡丹漳絨馬褂，腰下也掛著許多珮帶，卻被欄杆遮住，沒有看清。但覺繡綵輝煌，寶光閃爍罷了。尚書暗忖：「這是誰？如此華煥，還當就是來客呢！」卻不防那門公就指著道：「哪，那不是我們珠官兒陪著嗎？」尚書這一擡眼，纔認清是自己的侄孫兒，一面就跨進廳來。那少年見了，急忙迎出，在旁邊垂著手站了一站，趁尚書上前見客時候，就慢慢溜出廳來，在廊下一面走，一面低低咕囁道：「好沒來由！給這沒字碑攪這半天兒，晦氣！」說著，瀟瀟灑灑一溜煙地去了。

這裡尚書所見的客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上回愛青在客寓遇見的魚陽伯。這魚陽伯原是山東一個土財主，捐了個道員，在南京候補了多年，黑透了頂，沒得過一個紅點兒。這回特地帶了好幾萬銀子，跟著莊稚燕進京，原想打幹個出路，吐吐氣、揚揚眉的。

誰知莊稚燕在路上說得這也是門，那也是戶，好象可以馬到成功，弄得陽伯心癢難搔。自從一到了京，東也不通，西也不就，終究變了水中撈月。等得陽伯心焦欲死，有時催催稚燕，倒被稚燕搶白幾句，說他外行，連鑽門路的四得字訣都不懂。陽伯詫異，問：「什麼叫四得字訣？我真不明白。」稚燕哈哈笑道：「你瞧，我說你是個外行，沒有冤你吧！如今教你這個乖！這四得字訣，是走門路的寶筏，鑽狗洞的靈符，不可不學的。就叫做時候耐得，銀錢舍得，閑氣吃得，臉皮沒得。你第一個時候耐不得，還成得了事嗎？」陽伯沒法，只好耐心等待去。後來打聽得上海道快要出缺，這缺是四海聞名的美缺，靠著海關銀兩存息，一年少說有一百多萬的餘潤，俗話說得好：「吃了河豚，百樣無味。」若是做了上海道，也是百官無味的了。你想陽伯如何不饒涎直流呢！只好婉言托稚燕想法，不敢□分催迫。事有湊巧，也是他命中注定，有做幾日空名上海道的福分。這日陽伯沒事，為了想做件時行衣服，去到後門估衣鋪找一個聚興號的郭掌櫃。這郭掌櫃雖是個裁縫，卻是個出入宮禁交通王公的大人物，當日給陽伯談到了官經，問陽伯為何不去謀幹上海道。陽伯告訴他無路可走，郭掌櫃跳起來道：「我這兒倒放著一條挺好的路，你老要走不走？你快說！」郭掌櫃指手劃腳道：「這會兒講走門路，正大光明大道兒，自然要讓連公公，那是老牌子。其次卻還有個新出道、人家不大知道的。」說到這裡，就附著陽伯耳邊低道：「聞太史，不是當今皇妃的師傅嗎？他可是小號的老主顧。你老若要找他，我給你拉個纖，包你如意。」陽伯正在籌劃無路，聽了這話，哪有個不歡喜的道理。當時就重重拜托他，還許了他事成後的謝儀。從此那郭掌櫃就竭力地替他奔走說合，雖陽伯並未見著什麼聞太史的面，兩邊說話須靠著郭掌櫃一人傳遞，不上□天居然把事情講到了九分九，只等綸音一下，便可走馬上任了。陽伯滿心歡喜，自不待言。每日裡，只揀那些樞廷臺閣、六部九卿要路人的府第前，奔來奔去，都預備到任後交涉的地步。所以這日特地送了一份重門包，定要謁見龔尚書，也只為此。如今且說他謁見龔尚書，原不過通常的酬對，並無特別的干求。賓主坐定，尚書寒暄了幾句，陽伯趨奉了幾句，重要公案已算了結。尚書正要端茶送客，忽見廊下走進一個□六七歲的俊僕，匆匆忙忙走到陽伯身旁，湊到耳邊說了幾句話，手中暗暗遞過一個小緘。陽伯疾忙接了，塞入袖中，頓時臉色大變，現出失張失智的樣兒，連尚書端茶都沒看見。直到廊下伺候人狂喊一聲「送客」，陽伯倒大吃一驚，嚇醒過來。正是：

倉聖無靈頭搶地，錢神大力手通天。

不知陽伯因何吃驚，且聽下回分解。